



焦氏筆乘

三

15
1594
3



門 15
號 1594
卷 3

文推
冊 五
號 五
函 三

焦氏筆乘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知天說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為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為玄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

門人謝與棟

男焦尊生



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
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
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
而自省焉今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
禱之天不見爲喜人日皞皞然相忘於覆幬中天
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
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
矣顧茲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
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

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
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
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
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
余官符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感
然嘆曰知人難矣奈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
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爲仕亦
大艱矣苟中有生平飭勵而橫遭點黜誤致錮廢
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感

始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典在
黜幽厥有故常顧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
天何嘗廢肅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
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
之哭是亦未能克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
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秉
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
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飭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

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
骯髒退英敏優而沈潛拙是皆以已格物滯方而
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并包而覆
照之梧櫝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蓍產矣而烏附
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殲也
夫梧櫝以材以實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蓍以宜
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
犀象亦足以飭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
無棄物也秉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

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
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
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興之學至是雲翳盡披
而羲暉益朗矣余不及摳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
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閣學爲其墓
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
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良字

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
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
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
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
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
隆穎脩臞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
語孝經章句卽邈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
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
急務盥冷水廼痛哭曰良爲人子今親天寒盥冷

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
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
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
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
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
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
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
頓覺心量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
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

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
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
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
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
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
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
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
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
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

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
間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
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
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
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
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
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
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
竟諧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

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
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
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踈漏不敢正以視
先生引接人無問隸僕皆令自省雖顯貴至悍戾
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
睫卽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
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
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
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

以孔氏爲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一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

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董先生

董蘿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翩翩，真奇士也。許黃門相卿志其墓，今略載之。先生諱澐，字復宗，澉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

私產讓之所知鄔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燬焉
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
投贄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挾一善亟稱嘆不已人
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作事時時獨好
歌吟所遇節序景物離合戚忻慨今懷古一寓之
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
元鄭善夫皆郵寄賡唱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
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
爲五館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

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
故所與游者聲味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
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
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
法聚糾諸緇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塔
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文人行也
忘年友予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
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嗒
然自遺也予愈益恠之莫能闕已觀乎聚之言曰

先生在先劫中始業秦龍氣相感召近可遠大可
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體若有類焉蓋先生
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尚安
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妄應之邪
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墓於是

經筵面奏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
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面奏惟兩人嘉靖甲申
脩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己丑夏祭酒陸深言講官講章不
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
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謫延平同知

花信風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不寒至
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
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
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
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

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醜離三候棟花棟花竟則立夏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憤憤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

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

銅餅詩

子美銅餅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蓋井幹輓轆有為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凋落而黃金為人所折隱然有荒頽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井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

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
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
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
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
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判指事陳情有
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
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
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
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

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
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
此詩終以興致為宗而氣格反為病也善夫之詩
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
而又知其敝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
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曰此叶也予
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與祀又音

五紅反而叶蓬與縱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
與州又音渠之反而叶達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
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
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
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
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縣至于
岐下上韻爲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
皆作迫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反側有狐
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

服下韻爲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
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
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
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
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
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
上韻爲水歸其壑昆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
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
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

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
 儒徒以耳目所不達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
 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
 何音余曰葭與犯為一韻蓬與縱為一韻吁嗟乎
 騶虞一句自為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
 為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
 叶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
 兔且仇與達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
 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鄜里士女滿莊廬

之即達九交之道也不知達亦音求而改仇為渠
 之反以叶之遷就之曲說也

管魄

老子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管如經營屏管任管
 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
 而欲抱守真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塊管管而
 至曙謝靈運詩得以慰管魄皆可證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

載漢書為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為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湍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臯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涪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留結也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

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我朝兩木蘭

木蘭朱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卽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卽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冢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

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
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
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
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
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偕
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
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
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
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沈有

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
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
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
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
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
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
以爲竒事厥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吁二
女者卽南齊婁逞五代黃崇嘏何以加諸此我朝
兩木蘭也

子京用漢書體

漢書息夫躬贊監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
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季園進妹
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
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
連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
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
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
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

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
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
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卽罪爾注天子有疾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
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
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
致疾衛朔屬負茲蓋託疾以免罪也此出漢儒之

意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茲立意艸一年一
 生故古人以茲為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
 美麥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
 年諸侯稱負茲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叙武
 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
 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
 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面中原也所
 以江淮河海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
 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
 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
 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昆
 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
 水可見道經云海蓬萊闌苑有五岳靈山一曰

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
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
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
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
岳也在北海弱木之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
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
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國南曰積石北曰閭苑居
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
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

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
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
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
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
與土圭等此為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
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為中耳既有表
景豈非餘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餘增損積算時輒
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
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勅任豫

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成光子云中天竺
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卽神州之號也
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渡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
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荅多
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
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蔥嶺以
東水注東海達邈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
西海大海以北水注北海水經云無熱丘者卽崑
崙山山海經云南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

名崑崙丘扶南傳云阿耨達山卽崑崙山穆天子
傳云海內崑崙丘在西北帝之下方八百里高萬
仞十洲記云崑崙崙陵卽崑山也在北海玄地去岸
十二萬里此指佛經蘇迷山也故崑崙近山則西
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
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攷三教所
紀以地理而言雖未必如光成子之說然以水與
日景而言參之諸論則崑崙當爲天地之中正天
竺大千之界也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周公宅中

圖大必於是求之然未可以盡通方之巨觀耳

笏制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須文竹謂以竹為笏而刻畫為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為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為又殺矣此象字與上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太

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矣執大夫之鴈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

乎冠禮三加幘頭服公服革帶納鞞執笏與此同
義冠士宜與其大夫之風其與也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夷齊

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冉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為不食周粟餓於首陽為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

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為夷齊之詩而據之邪

孟子非受業子思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為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

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集義義襲之辨

余友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為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為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異於

依乎中庸者以此

踐形

李彦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反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反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遏其視耳欲聽吾不遏其聽口欲味而不遏其味鼻欲臭而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二間也

追蠡

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音未辯其為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攷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雕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蓋衡筭皆玉飾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寇曰毋追音牟堆註謂追猶推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為搥而追搥同義楊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

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卽周禮之旋蟲何其
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槌擊之追無疑又按
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
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驟卽海中太螺公輸般見
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
魯果切音裸卽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瘕蠡是也一
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
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

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
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
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
劣之有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出生入死

李彥平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
死之道因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二此畏死而欲
長生者死之徒十有二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
死地亦十有二此不學冥行而顛頓于死生之塗

者是二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闕其一何也蓋道生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乏者聖人之得一也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死生

老子本子書漢景時始改為經吳闕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脩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

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

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
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
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
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
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
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
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

變邦為國變盈為滿變恒為常以代之示不敢犯
也故僖王曰釐王桓公曰威公蒯徹曰蒯通莊助
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
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恒之字曰常景帝則
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
盈之恒之啟之徹之為名而以曰滿曰常曰開曰
通為字蓋徇荀悅之文而昧其義者也然則劉季
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之幾指
摘前人極其精覈可謂史家申韓矣然亦多輕肆
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賢
者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墮業無行滿
盈速禍以賢爲目不能無謬夫賢之爲言異於人
云耳而輒律之以儒行責之爲聖人不已甚乎人
物篇云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
多蓋采而編之爲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

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復乎辨
識篇云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董狐南史者上也
編次成書鬱爲不朽若丘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
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
縮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丘明子長
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書觀其文體
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今李傳并
無其書且陵書爲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逆觀之乎
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譏其飾智於愚愛

憎由已稱顏子殆庶則說其由垂編錄不能忘私
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為啟所誅太甲殺伊尹
文王殺季歷一以及書為據勇於信冢中之斷簡
輕於悖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
自云因王充之問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夫充之
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
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

世俗識真者少古書散軼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
有其名今備疏之譙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
謝忱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嶠漢典東觀
漢記習氏漢晉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
項峻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
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
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
續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
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

劉璠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
梁太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
廉陳書公師或十六國史鄴都紀趙紀杜輔全燕
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綬梁
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昉涼書裴景仁
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隆景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
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
志杜臺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弘周書令狐德
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穎達隋書

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玄晏帝王世紀
陶弘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
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
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于令
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季漢輔臣記王韶
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粲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
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採忠臣傳
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
林名士記楊雄荀記周穆陳留耆舊傳周斐汝南

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耆舊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
 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蕭大園淮海亂離志和嶠
 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
 岐三輔決錄沈瑩臨海水土記河處陽羨土風記
 桑欽水經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常璩華
 陽士女記會稽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
 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楊雄家牒謝
 承家語摯虞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

傳楊子山哀牢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
 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韋昭洞
 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
 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祖
 台志恠子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未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自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
 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
 傳譜牒文章凡一百六十本家皆出正史之外此

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後漢書劉向別錄環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爽傳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謙之晉紀晉後略曹嘉之晉紀鄧燦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晉百官名晉諸公贊摯虞世本車頻秦書趙書名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蕭廣濟孝子傳文士傳華嶠譜叙晉世譜杜篤新書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

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祗隆安記滿南記荀綽冀州記荀綽交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舊志尋陽記張資涼州記西河舊事東陽記永嘉記會稽土地志會稽郡記會稽後賢記洛陽宮殿簿神農書五經通議文字志文章叙錄摯虞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烏子相冢書相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

關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
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
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
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
年平夏一句

諱辯

資暇集退之諱辯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篤
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艸書曹魏時人以其
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恕

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
脩謂不如用魯有衆仲亦非也衆音終與仲亦不
同音

楚詞逸句

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菰也必獨立引
卜居之詞云橫江潭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
潭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今卽後之九歌九辯皆原

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
爲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
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
真有重華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
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孰讀之皆原
自爲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
爲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千百人讀者無一人
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
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
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
文選截爲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爲子虛賦二是公
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玄雀射干

賦中三用玄雀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
干顏籍李善竝謂俗本誤增也其二云鷓鴣雛孔鸞騰
遠射干乃狐類其二云藁本射干乃香艸不嫌其復

也又赤後蠟猱犀象野牛窮奇猥挺之句漢書文
選俱無之

玉樹青蔥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蔥
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
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
褒雲陽宮記三輔黃圖竝言甘泉宮北有槐樹今
爲玉槐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卽
子雲所謂玉樹青蔥者據此則何必巧爲解邪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
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珊珊
珊珊耳許顛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
看立不止之所祖也以翩字屬上不惟於韻不許
且立而望之偏是何語邪

前溪歌

晉沈玠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
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葦葛結蒙籠

魚以筆乘 卷三
三十四
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
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
亦作前溪歌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窓獨眠抱被
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窓粗叢切雙疎土切
用韻甚古

何遜爲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爲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
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騷頭等語今集中
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

花野坼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
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爲已句
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卅月映清淮流夜雨
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
天暮遠山清潮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
文室墮傾城偏門交接憶車蕭散烟霞晚淒涼江
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

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
蛺蝶繁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
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故

踏歌詞

崔署踏歌詞二首絲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
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響舞行分豔色動流光庭
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盞催夜盡羅袖舞寒輕
笑樂暢權情不盡着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二新體
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
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嚮云此詩含不盡
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
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
來畫道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
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

終始許顛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
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
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
甚高不為勢利所汨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
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
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用脩云白
打錢戲名未明指為何事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

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又丁晉公
有白打大賺斯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
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
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
待夕陽方之為着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卻月觀樹
遶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
二詩可謂得其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着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
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
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
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禹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
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
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

誤記

蓮花漏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
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
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
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蔔二千
灌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
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

芙蓉

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
至申則日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
艸

鰕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鰕魚肥鰕音愧爾雅翼曰凡
牛羊之屬有肚故能嚼唯魚不然鰕獨有肚能嚼
江南名鮑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為巴鄉村村
側有溪多靈壽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
名水底羊云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官租日輸納
蠅酒時邀逐嚇音如罅莊子鳴得腐鼠鵠雛過之
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缺爪
牙兮自達無羽翼以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
於鴻嚇鴻當是鴟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圃
以為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

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
后之姪以史與談圃參之其為宋人無疑如唐詩
鼓吹以來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
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
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
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
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
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弼不惟迷
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

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
贈繞朝鞭則誤以鞭為策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
英雄使堅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
太白詩沉醉呼堅子往言非至公則謂堅子為沛
公天幸者霍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
以為衛青放麋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麋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

一麾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
則誤以為旌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阜也宋之問
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詰旦重門聞警蹕則以
詰旦為今日裴秀異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儁
為相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
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儁為
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毘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

目當作日

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醜
藉人也癸未讀田子秬目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
山酒經三卷乃知即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
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璉甘露經王績追焦
革釀法為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為酒
譜竇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略
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要一卷藏釀方一
卷劉炫酒孝經一卷貞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
略五卷皇甫崧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龜令圃芝蘭

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塵先生庭萱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坑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

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宥有北苑別錄田稭蘅有煮茶小品

